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 清靈的雨滑落小城

張彩霞

綿綿的細雨滑過五月的小城, 一切都剛剛好, 所有的焦灼、渴盼、等待開始有了意義。

風還是有的, 翡翠般的葉子輕柔地翻動著, 細密的雨珠灑落在上面發出「沙沙」的聲音。雲層捲動, 厚重而稠密。漫天飄灑的雨絲, 如一個清雅脫俗、婀娜多情的少女, 靜靜地洗滌著日漸蔥鬱的樹木。

滿眼的花草都因雨的潤滑愈發嬌艷欲滴, 宛若翡翠間色彩各異的寶石。遠處青山如黛, 近處雲霧裊裊, 整個小城瀰漫在一種若隱若現的輕紗薄幔裡。

昔日肆虐的風沙和渾濁的霧霾不見了蹤影, 就連河畔與小城一脈相連的蜿蜒國道, 也似乎在雨中清晰了線條, 平添了幾分柔美的褶皺, 透出幾分水木清華。

清靈的雨呵! 似乎滿心歡喜, 在某個不經意的早晨, 循著一樹槐花的幽香, 歡快地跳躍著。

淺淺的水窪裡, 雨滴落下, 如撥動的琴弦, 彙集成動人的音樂, 小小的漣漪盪盪開來, 跳動出夏日歡樂的節奏, 明快的讓人入迷、愜意。

紛紛的雨點, 溫柔地落入湖中。湖水泛起點點漣漪, 那是雨滴對大地的愛戀。浸入樹木, 滋潤著樹根, 賦予它們成長的力量。那靈動的水珠在花枝上匯聚, 化作品瑩的露珠, 催開了一朵朵嬌艷的花朵, 宛如一曲生命的讚歌被悄然奏響。

天上移動的不知是雲還是霧, 從遠處的青灰色裡走來。太陽隱在雲後, 緩緩地卻刺不透灰黑色的雲層, 殘留著一縷清淡的緋色降落在城區邊緣。

東環路邊綠瑩瑩的草灘裡, 一片馬蘭花正幽幽開放。一簇

簇, 一叢叢, 藍盈盈的, 像千萬隻蝴蝶在細雨中翩翩起舞, 曼妙的藍紫羽翼嚙著晶瑩的雨珠, 親吻著一片綠意, 如可愛的精靈和著微風輕舞一曲; 如一團藍色的霧, 伸展在灰濛濛的天光裡, 抒寫草原藍色的詩篇。

當微風稍作停歇, 那萬千隻蹣跚的蝶便斂起了羽翼。此時, 若你試著閉上眼, 便會發覺這漫天的細雨, 不僅是在洗刷草木的顏色, 更是在天地間織就了一張綿密的網。視線裡的斑斕漸漸淡去, 耳畔的雨聲卻愈發清晰起來, 它褪去了白日的喧囂, 化作一種輕柔又慵懶的低語。

「自在飛花輕似夢, 無邊絲雨細如愁」。聽雨, 輕柔又慵懶, 似有若無, 卻藏著深情; 閉眼時, 整個世界彷彿只剩下了雨聲。正值週末, 這雨聲撫慰了人們一周積攢的疲憊。聽著雨聲讓晨夢多了幾分安詳、從容與淡定。

多麼怡人的雨呀, 在這蓬勃的季節; 多麼舒心的琴音, 撥動著陳年的往事, 在這被歲月浸潤的早晨肆意蔓延。伸個懶腰, 我站在簷下, 看著水珠順著瓦片滴落, 一滴, 兩滴, 像是時光的腳步, 緩慢而堅定地前行。

這雨, 就像生活中一個個悄然降臨的瞬間, 看似平常, 卻在不經意間改變了我審視世界的視角。

雨絲輕拂窗櫺, 喚醒了沉睡的記憶, 和這些年未解的心結, 都在這場雨中悄然融化。

人至中年, 歷經歲月的洗禮, 終於明白了, 一切的浮華都是過眼雲煙。

像這場雨, 有人嫌它潮濕, 有人愛它清新。我曾為錯過一場晴天懊惱, 如今卻學會了在雨中欣賞一朵花開, 靜待一陣風來, 聆聽一場雨落, 接納世事的圓不圓滿, 懂得與自己和解。

漫步雨間, 看水滴翻滾; 倚靠窗邊, 聽雨纏綿綿綿。若這雨絲偶然牽動了些許舊愁, 不妨就在這兩天裡做個癡癩的夢。待夢醒時分, 心頭自會留下一片風和日麗。

# 愛上文竹

王吟

自搬了新家之後, 喜歡上了養花。有次路過一家花店, 一團惹人喜愛的綠色映入我的眼簾, 定睛一看, 是一盆小巧的文竹。只見那纖細的竹竿上, 頂著一片綠雲, 煞是清雅。恰巧一陣風吹來, 它在我眼前婆娑起舞, 搖曳生姿, 讓人頓生愛憐之心, 於是和花店老闆交談, 最後以五元錢買下了十粒文竹的種子, 因為我想目睹它發芽、分枝、開花與結果的全過程。

回家後我找出一個花盆, 跑到樓下裝了一些細土, 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十粒種子均勻撒進去, 又在上邊撒了一層細土, 澆透水後, 我把它放在靠近窗戶比較向陽通風的地方, 那裡就是它臨時的家了。

轉眼半個月過去了。一天, 我打掃房間衛生時, 突然發現花盆裡一粒芽苞已經破土而出, 一陣喜悅掠過心頭, 第一粒發芽了, 就會有第二粒、第三粒……果然不久, 撒下去的種子陸續露頭, 迎接屬於它們自己的第一縷陽光。這些小東西真是不負眾望, 光光的枝頭使勁地向上、向上……在我熱切的期盼中, 它們個個如出水芙蓉, 嫩綠的枝頭裊裊上升, 片片綠雲, 翩然有致。兩周以後, 愈發地婀娜多姿, 纖細的莖桿, 小巧的造型, 柔密的葉子, 用「綠煙波波」來形容是再好不過了。

古人云: 「萬物皆有靈」, 文竹自然也有它獨特的性格與魅力。姑且望文生義一回, 文竹之「文」, 當易讓人想起讀書人、書卷氣之類相關聯的人和事。我想當初人們之所以送它這個雅號, 也是因為它的氣質恰暗合了隱逸塵世的讀書人的形象吧。于擾人的煩囂之外, 在斗室一隅默默散發著自己清新的氣息, 透露出清奇的人格之美, 頗具名士之風。靜靜注視它, 發現自己內心的塵埃頓時蕩滌一清, 諸多雜念也煙消雲散, 唯有寧靜環繞四周。我想, 這大概就是常說的「真名士, 自風流」吧。

伴隨著文竹的茁壯成長, 我的生活也增添了幾分情趣。白天, 我把它置于向陽的窗台上, 通風、澆水、施肥、浴光、修枝。晚上, 我把它移到電腦桌前, 于文思泉湧之時看上幾眼, 更神清氣爽。此時的文竹沐浴在夜晚的燈暈下, 更顯寧靜安詳。晚風陣陣, 它舒展手臂, 向我頻頻致意, 驅散我殘存的疲勞, 給我以優美的心情。養文竹半年, 漸漸有了感情, 有時一天不見, 便有些想念。閒暇時一邊讀書一邊和它靜坐, 那真是一種享受! 彷彿置身于閒情野趣的山間, 相看兩不厭, 唯有心疏朗。愛上文竹, 愛它的清雅、雋永, 一如我恬淡的生活。

# 夏日紫蘇香

陳辭莘

夏天一到, 紫蘇就長瘋了。我家院子裡種了一小塊, 清明前後撒的籽, 沒怎麼管它, 它自己就蹿起來了。莖是四稜的, 紫紅色, 葉子巴掌大。掐一片湊到鼻子跟前聞, 一股子沖味兒, 說不上是香還是藥, 就是那種濃濃的、讓你一聞就知道是紫蘇的味兒。

我們那裡吃紫蘇, 主要是燒魚。夏天河裡的小魚多, 鯽魚、白條、黃辣丁, 收拾乾淨, 鍋裡油熱了, 下姜蒜, 把魚兩面

煎黃, 倒料酒、醬油、水, 然後丟一把洗乾淨的紫蘇葉子進去。紫蘇一下鍋, 那股味兒就出來了, 魚熟了, 紫蘇的葉子也軟了, 黑乎乎的, 不好看, 可是好吃。魚肉裡滲進了紫蘇的味道, 腥氣全沒了, 多了一層幽幽的香。

《本草綱目》裡說紫蘇「解魚蟹毒」。李時珍是懂生活的。魚蟹性寒, 紫蘇性溫, 一物降一物, 這是中醫的道理, 也是烹飪的道理。

除了燒魚, 紫蘇還能醃著吃。嫩葉子摘下來, 洗淨了, 用鹽揉一揉, 醃一兩個鐘頭, 擠掉水, 拌上蒜末、香油、辣椒, 就是一道小菜。

配粥, 最好。夏天的早晨, 煮一鍋綠豆粥, 就著醃紫蘇, 呼嚕呼嚕喝兩碗, 一身輕快。

《詩經》裡有一首《衡門》, 說「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 豈其取妻, 必齊之姜?」吃魚不一定非要吃魴魚, 娶媳婦不一定非要娶齊國的姜姓姑娘。意思是知足就好。我覺得這話放在紫蘇身上也合適: 燒魚不一定非要什麼名貴佐料, 一把紫蘇就夠了。紫蘇不值什麼錢, 可是管用。管

用就好。

紫蘇老了就不好吃了。六七月間, 它開始抽穗, 開花了。花是細碎的, 淡紫色, 一小串一小串, 不惹眼。花謝了, 結籽, 籽落在地上, 第二年又長出來, 不用再種。

有一年夏天我去湖南, 在農家吃了一道紫蘇炒田螺。田螺剪了尾, 和紫蘇、辣椒、姜蒜一起爆炒, 端上來紅亮亮的, 紫蘇的紫和辣椒的紅混在一起, 視覺上就先聲奪人。

吃起來, 田螺肉韌韌的, 紫蘇的香裹在上面, 越嚼越有味。主人說, 沒有紫蘇, 炒田螺就少了魂。我信。

紫蘇不光做菜, 也入藥。小時候夏天肚子脹, 不消化, 母親就揪幾片紫蘇葉子, 和生薑一起煮水, 加點紅糖, 讓我喝。那水熱熱的, 辣辣的, 喝著喝著肚子就不脹了。後來讀醫書, 裡頭果然說紫蘇「下氣, 除寒中」。母親的土方子, 是有來頭的。

我想起一個詞: 紫氣東來。人家說的是祥瑞, 我這裡只有紫蘇, 和它帶來的, 夏天的胃口的滿足。



#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欄主編: 宓月

637期



冷吟, 本名徐勤舉, 山東新泰人,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詩刊》《星星》《人民文學》《青年文學》等報刊發表作品1500餘首(篇), 部分被《讀者》《青年文摘》《詩選刊》等刊物轉載, 入編50餘種選本, 數十次獲省級以上獎; 著有詩集兩部、微電影劇本多部。

泰山之陽, 汶水西流; 其陰, 濟水東流。  
——姚鼐《登泰山記》

## 竹溪

六塊石頭在喝酒。溪邊的竹林比他們早醉了半首詩的樣子。月亮一動不動。似一位仙人想起自己被貶謫的事兒。但來之松鑽出了詩經。大唐的風, 正從長安一路趕來。

是夜, 李白枕著濤聲做了個夢。第二日便隻身去了天姥。

那一葉扁舟, 彷彿東魯的胃裝進了太多的不稱意。卻消化不了長如散發的行程。噫吁戲! 人活于世比蜀道還難啊。某些玩笑, 離別, 多像不經心的錯韻; 出口就無法修改。

## 沙丘城

思君若汶水, 浩蕩寄南征。  
——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

# 汶水西流 (組詩)

沙丘城是李白的一塊心病。須用高臥才能醫好。

古樹還獨自站在那兒。日夕和秋聲: 它開的處方。早被一隻大鳥銜了去。

魯酒太薄, 不適合做藥引。那浩蕩的汶水。倒可把一腔愁雲煮個天翻地覆。嗓子裡塞滿了滾燙的沙。你唱出的。到底是歌, 還是哭。兩岸風聲喘不起大唐的碗。碗邊的蘆葦。面色蒼白, 像誰的後遺症。

## 汶水夕照

最先暗下來的是徂來山。然後是韓山。然後, 是一叢蘆葦。

一場曠古的對話。被風吹動。驚影: 低飛的神諭。從不道破南岸與北岸的關係。

星星就要升起來。一條河。就要退回那個失火的洞口。

## 汶水西流

她有五個孩子。牟汶柴汶石汶洋汶瀛汶。而黃河是她的母親。

汶水湯湯。日月這兩隻船。交替裝卸榮辱, 興衰。魯道之上, 往來穿梭的加速度。

與詩經的馬車擦肩而過

而石橋, 是泰山的鬚髮。將災難一再壓低。一些傳說剛被鳥群講到半路。蒹葭就白了頭。

汶水西流: 一劑古老的後悔藥。試圖還原什麼?

它寓意良好的大門始終敞開著。但死去的人沒有一個再活回來。

風, 從不考慮這麼多。它吹著自己。

有時大。有時小。有時從南向北。有時從北向南。

## 登望岳樓懷杜甫

再上一層, 可望見岱宗。再上一層。則可望見齊魯。

暫且止步。把一個朝代與汶水一道安放於身後。讓胸膛裡的層雲。暫且在徂來醞釀一會兒。

讓我們聊聊歷史。聊聊竹溪。順便聊聊眼前的漢博園和園中。開黃蝴蝶的菖蒲。

但要允許那首詩。先你一翅凌絕頂。銜一句未了的夙願或神來之筆。

和鋪天蓋地的大風一起。

## 在玉皇頂

用一座山墊高孤獨

但你不必小魯。也不必小天下。你只需向蒼穹借一盞清風。把靈魂。裡裡外外洗個乾淨。而後。

屏息。任眾神翻閱。

## 戴村壩: 運河之心

這顆心, 由兩樣東西合成。一樣是石頭, 一樣是智慧。

石頭堅硬, 可阻洪水, 擋災患。而智慧是一支筆。負責計算一條河的前程。

三分朝天子, 七分下江南。它的脈搏, 只有錢塘可以摸到。只有黃河才能聽懂。

## 枯水期

河水減了肥。該露的不該露的, 都露了出來。

腥味比石頭重。點點鄰光。讓另一半命運更加慌亂。

偶有幾條魚躍起。彷彿河底被驚醒的靈魂。

村東的二狗子還在放羊。村西的寡婦久未來洗衣。

這是一場平靜的告別。針對所有的凝視或不流動。

岸邊那棵老柳樹。執意要用秋聲, 送它一程。

編者按: 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 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 每週一期, 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 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 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